



追思永遠的恩師

謝獻臣教授

◎第六屆醫學系校友 趙素芳

展讀十五年前謝獻臣教授榮退暨寄生蟲學科成立三十五周年紀念專輯：「我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您從創校以來，把高醫帶上了國內數一數二的名醫校，培育了不少國內外的醫護人才，在您主校這十八年，高醫脫胎換骨地擴充建築，購置頂尖器材，成為南台灣唯一的醫學中心，我們每次回到母校，總會感受蒸蒸向上的活力，這都是謝院長所賜，我們會永遠地感念您……」這篇昔時我為謝教授而寫的短文，感恩和感傷之情旋又盈溢我的内心底層，這是謝教授第一次離開我們。

第二次離開我們，離開塵世，轉眼間已然六個寒暑。謝教授師法史懷哲，不求功名利祿，獻身公共衛生及醫學教育，樹立了永恆的典範，使我們永誌不忘，尤其是在他辭世的四月天，大地從春意盎然甦醒，我們追思教授夙音風采愈益無邊無際。

戰後嬰兒潮出生，乃至四十年次、五十年次，都有共同的成長記憶—驅除腸內寄生蟲才會長得高、長得胖。謝獻臣這樣一位寬厚仁慈、無私無我的杏林巨人，為國人終結了這個現在想起來容或溫馨、實為惶惑的童年往事。

一九五七年，高醫院長邀請謝獻臣擔任寄生蟲學科教授，謝教授治學嚴謹，教學、研究與時俱進。為了研究寄生蟲的生命期，他以大無畏的實驗精神，將十多條鉤蟲的幼蟲放在自身手臂上，經由皮膚感染，讓幼蟲藉著血液入侵心肺、氣管、咽喉，再沿著食道、胃部，最後寄生在腸子裡，他終於獲得解答，原來

鉤蟲的生命長達五年之久。日後，他遠渡英國進修熱帶醫學，並應聘WHO醫學顧問，與六十多個開發中國家分享台灣的防疫經驗，造福國際社會。不到四十歲，即躋身全球鉤蟲病權威。

四十九歲那年，謝教授接掌高醫院長一職，成為早年大學院校最年輕的校長，十八年後，當他卸任時，高醫從僅僅四個系的規模發展成二十多個系所的學術重鎮。再方面，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九五年之間，他發表的學術論文超過一百四十篇，對於學術研究的提升，影響層面既深且遠。

身為公衛及世人健康守護神的謝教授，竟也逃不過病痛的糾纏，他對生命情境有著深切地體悟，活出了生命的真義和尊嚴。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前赴高雄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預立的「生命遺囑」—活到生命盡頭時，希望有尊嚴而寧靜的離開世間。

堅毅卓絕的謝教授，也有慈愛浩蕩的一面，一九七九年，他在高雄醫學院院長任內，曾因腦下垂體腫瘤赴美手術，他仍不忘叮嚀當年高醫附設醫院院長洪純隆以他當做教材，研究腦下垂體腫瘤手術；謝教授的愛妻先走一步時，還捐出腦部組織供作醫學院解剖研究……，仁者的風骨，豈止是杏林的典範，種種感人事蹟，行誼明道，早已經跨越領域、跨越國界，昇華為人類思想最高貴的品格表現。

去年仲夏，我懷抱萬分榮幸和幾分不安的心情，想為我敬畏的恩師雕塑肖像，苦苦思索多日，如何才能作得神似？謝教授中壯年時期的容顏，方正的下顎顯現了他剛毅執著的人格特質，晚年因腦部開刀後服用類固醇而呈現滿月臉傾向，看了著實令人心生不忍，因此，當我揣摩形貌特徵時，在我腦海裡映現的總是她擔任我的級任導師那幾年的形象，恨不能夠時光倒流啊！

